

奢侈的 7 年：

每个人都有过的那段时光，不想工作，
找不到目标，但在那过程中就慢慢长大了……

长途旅行：追溯家族的秘密，为了回归的离开

L 型生活：让你保持感官敏锐

我们所造之物

30 年的记录，思考工业和自然、生活的关系

Lens

视觉

No.004

需要什么，
年轻的身体
便去找寻



中信出版集团 · CHINACITICPRESS

出版人 & 主编 / 法满

总经理 / 张帆

常务副主编 / 马为然

副主编 / 娄军

项目总监 / 王雪

编审 / 冯玥

编辑总监 / 胡阳潇潇

主笔 / 戴路

编辑 / 方禾 王小竹

新媒体编辑 / 刘之瑶 夏末

市场专员 / 李剑斌

项目专员 / 毛翔宇

设计总监 / 文森

平面设计 / 墨石 云峰 家诺

图片处理 / 欧阳羽

法律顾问 /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Lens 邮箱

editor@lensmagazine.com.c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视觉.4, 需要什么, 年轻的身体便去找寻 / Lens 著.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6.1

ISBN 978-7-5086-5634-2

I. ①视… II. ①L… III. ①文化—介绍—世界

IV. ①G1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59494号

视觉.4, 需要什么, 年轻的身体便去找寻

策划编辑: 王 强

责任编辑: 于 贺

营销编辑: 关 建

策划推广: 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印者: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1 字 数: 196千字

版 次: 2016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 号: ISBN 978-7-5086-5634-2/G·1266

定 价: 42.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010-84849555

服务传真: 010-84849000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012

奢侈的 7 年

046

需要什么，年轻的身体便去找寻

060

脆弱就是去感受那些最纯净的感情

078

想进入诗意的生活，
为此他必须穿过生活的诗歌

088

“我把诗意锁了起来，带回家”

116

我们所造之物

158

在煤矿旁留守



微信：Lens 杂志



微信：一朵药片



微信：壹种关注



微博：@Lens 杂志



012

奢侈的 7 年

046

需要什么，年轻的身体便去找寻

060

脆弱就是去感受那些最纯净的感情

078

想进入诗意的生活，
为此他必须穿过生活的诗歌

088

“我把诗意锁了起来，带回家”

116

我们所造之物

158

在煤矿旁留守



微信：Lens 杂志



微信：一朵药片



微信：壹种关注



微博：@Lens 杂志

出版人 & 主编 / 法满

总经理 / 张帆

常务副主编 / 马为然

副主编 / 娄军

项目总监 / 王雪

编审 / 冯玥

编辑总监 / 胡阳潇潇

主笔 / 戴路

编辑 / 方禾 王小竹

新媒体编辑 / 刘之瑶 夏末

市场专员 / 李剑斌

项目专员 / 毛翔宇

设计总监 / 文森

平面设计 / 墨石 云峰 家诺

图片处理 / 欧阳羽

法律顾问 /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Lens 邮箱

editor@lensmagazine.com.c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视觉.4, 需要什么, 年轻的身体便去找寻 / Lens 著.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6.1

ISBN 978-7-5086-5634-2

I. ①视… II. ①L… III. ①文化—介绍—世界

IV. ①G1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59494号

视觉.4, 需要什么, 年轻的身体便去找寻

策划编辑: 王 强

责任编辑: 于 贺

营销编辑: 关 建

策划推广: 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印者: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1 字 数: 196千字

版 次: 2016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 号: ISBN 978-7-5086-5634-2/G·1266

定 价: 42.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010-84849555

服务传真: 010-84849000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关键是你的目光，
而不是你的所见。

——安德烈·纪德在《人间食粮》中写道。这位法国小说家的一生过得既勇敢叛逆，又非常严肃认真。20世纪20年代，法国曾经历过一个“充满幻觉的浮华时代”。当时，年轻天才无限被宠爱，新奇取巧的东西畅销不衰，稍微正统的东西都会被视作迂腐落伍。纪德就属于被厌弃的那类老古董。但他也不留情面地讽刺那些年轻人“点子远没有他们自己认为的那样多”，只是被浪潮掀起来，带着他们飘走。他说：“我一直在潜心观察这一切，但我感兴趣的是大潮，而不是潮水所裹挟着的鱼虾。”



我的人生很多事情都是被命运推动的，是工作选择了我，而不是我去选择了工作，但我觉得男孩子嘛，其实做什么都可以，像我喜欢开车，喜欢听音乐，可能你叫我做出租车司机我也可以。我性格上面对很多事情都有好奇心，对我不知道、不熟悉的领域就想去涉入。后来发现做演员也是可以这样，可以过不同人的生活，像春晚他们叫我去弹古琴，我就必须学古琴。我觉得这个好玩的。

——2015年10月，上海的简单生活节上，演员张震分享道。他说自己不是很早就决定了要做演员：“我是在20岁出头、演第四部戏开始，才确定了要做演员。年轻的时候，我对剧组生活其实没有向往，因为你常常要去外地工作，一去就去一两个月。这样的工作比较没有安定感。但确实也是因为拍了几部戏之后，觉得拍戏、做演员这个工作有很多的乐趣，喜欢这样的一个工作环境，后来才做了演员。”他谈到做很多抉择时，需要勇气，需要回到自己，“现在社会这么快速，人跟自己的对话其实越来越少，你一定要常常跟自己对话，你认识自己越深，就越可以做出更好的判断”。他也认为，有时候做不想做的事情也是有好处的，“你会学到很多事情，更加认识你自己”。

在为Lens策划的《把青春唱完》和《自在生长》写推荐序时，他提到“在我青春期的那些年，最爱听的就是摇滚，当时的那种冲动、叛逆、玩世不恭的调调，很酷”。在简单生活节上，他再次分享了学生时期听大陆摇滚音乐的经历，“突然很向往那些 rocker（摇滚乐手），留长发，穿牛仔裤，小时候的梦想就是跟他们一样这么有才华，这么有味道”。他提到自己第一次看演唱会看哭，是在台湾的一次音乐季听崔健唱歌。当时，崔健是最后一个出场的，前面是张震岳，“那天估计是有两万多人在听现场，张震岳一唱完，大家急着要回家，要坐火车（那个地方交通比较不方便）。哗，人都走了，突然变2000人，一切都变得很安静。你知道崔健的音乐是很有活力的，真的是说我等了大半辈子终于等到他来的那种感觉，然后听着听着眼泪就流下来了”。

他喜欢专注，“有时候付出是一件很开心的事，可以不计代价去付出的时候会很爽，不是为了钱，而是纯粹服务自己。这样做是很值得的，因为没有人可以帮助你，只有你自己可以帮助你”。

张震提到，自己的生活很宅，很少出门：“有很多钱的那些人，他们怎么花那个钱？他们哪有时间去花呢？过生活不可能就是赚钱。我的生活就真的是过生活：做做饭啊，带孩子啊，演戏啊，这就是我要的生活。前提是你必须知道你要的生活是什么。钱可以买到很多东西，但买不到时间。就跟看小孩长大一样，你陪不到就陪不到，他突然就会讲话了，错过了那一瞬间你就陪不到。活在当下是非常重要的事。”





MARRIAGE
THOUT
LY PLANN
IS
VERY!
ORGANIZATI
OMEN



一个群众运动，特别是当它还处于生气勃勃的积极阶段时，吸引到的并不是那些珍爱“自我”，想要把它加强加壮的人，而是那些渴望可以摆脱他们可厌“自我”的人。一个群众运动会吸引到一群追随者，不在于它可以满足人们追求自我改善的渴望，而在于可以满足他们自我否定的热望。——在谈论为什么很多欧洲青年加入 ISIS（“伊斯兰国”）的文章中，有不少人提到了埃里克·霍弗的《狂热分子——群众运动圣经》一书中的观点。而这本书已经出版了半个多世纪。霍弗还提到：“新兴群众运动赖以吸引和维系追随者的，不是主义与承诺，而是能不能提供人们一个避难所，让他们可以逃离焦虑、空虚和无意义的生活。它能够治疗严重的失意者，不在于提供一种绝对真理，或是解决他们生活上的困难，而在于能让他们摆脱无能的‘自我’。”

攻击一本劣书不但浪费时间，而且对一个人的品格来说也有危害。如果我发现一本书真的很低劣，那么诱发我写篇文章抨击它的那种冲动只能是源于我自身，源于那种挖空心思的卖弄，卖弄学识，卖弄才智，卖弄邪念。一个人不能评论劣书而不炫耀。

——W·H·奥登在《论阅读》中说。他和艾略特并称为英国 20 世纪最伟大的两位诗人。他的见解总是简洁而冷静。他还说：“在我们的时代，如果一个年轻人天资贫乏，他就可能想去写作。（当然，也有一些毫无表演才能的人梦想着要成为影星，但是，他们至少还天生具有相当吸引人的脸蛋和身材。）做自己的主人的想法吸引着大多数的人，这很容易让人们异想天开，以为艺术创造的才能无所不在。”

绝对的统治并不容许任何一个生活领域中的自由创造力，不容许任何一种无法完全预见的活动。执政的极权主义无一例外地排斥一切第一流的天才，无论他们是否同情极权主义，取而代之的是一些骗子和傻瓜，因为他们缺少智能和创造力，这正是他们的忠诚的最好保障。

——汉娜·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写道。这本名著在 20 世纪上半叶的历史经验上，提出了人类的孤立和孤独是产生极权统治的先决条件。

如果艺术能教给一个人什么东西，那便是人之存在的孤独性。作为一种最古老，也最简单的个人投机方式，艺术会自主或不自主地在人身上激起他的独特性、个性、独处性等感觉，使他由一个社会动物变为一个个体。许多东西都可以分享，如面包、床铺、信念和恋人，但是一首诗，比方说勒内·马利亚·里尔克的一首诗，却不能被分享。

——作家约瑟夫·布罗茨基在散文集《悲伤与理智》中写道。正是由于这一点，“在那些公共利益的捍卫者和民众的统治者试图利用的许多个零之上，艺术却添加了‘两个句号、一个逗号和一個减号’，使每一个零都变成了一张小小的人脸，尽管这脸蛋并不总是招人喜爱”。



当我处理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从来不去想有关美的问题。我唯一考虑的就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当我解决了这个问题却发现方法并不完美的时候，我知道，这种解决方法是不对的。

——建筑大师**理查德·巴克敏斯特·富勒**说。他的一生充满了想象和创造，很多想法过于前卫，他不得不自己发明一些词汇来描述自己的思想。他的很多设计都围绕着“用很少的能量做更多的事情”。



我们容易被新奇的事物吸引——这是大脑决策系统首先关注的内容，因为新事物意味着重要的威胁或机会。但这种能力根本无法应付现代生活的庞大信息量，比如记住一连串由随机数字、大小写字母、标点符号构成的网络安全密码。电子邮件和社交网站，无时无刻不在耗尽我们处理信息、记忆和决策的能力。

——麦吉尔大学的神经科学家**丹尼尔·列维廷**在《组织思维：如何在信息过载时代清晰思考》一书中说。他认为，今天的年轻人经常被认为是数字土著，但他们无法分清信息源的真假与优劣，也缺乏质疑和核对的习惯。

传统教育中有一种强烈的“修身”的愿望，就是必须通过学习把自己训练成为更好的人。

——哈佛大学学者**迈克尔·普鸣**认为，中国古代的教育虽然包含考试，但更重视修身。而现在的考试，却被当成了人生由一个阶段跨到下一个阶段的转折点，以及“通过仪式”，考试的内容和之后的人生也没有什么关联，这是对教育十分狭隘的理解。



在运动中关注自己的身体是很容易的。如果你在跑步或者游泳，很可能你会进入一种无言的状态，让你觉得很长时间处在安静之中。实际上，运动的一个令人振奋，甚至有时令人上瘾的特点就是给大脑放了个假，让它从不停构建自我的这项重大职责中解脱了出来。

——**蒂姆·帕克斯**在《心之寂静》中写道。他提到，寂静是一个相对概念：“当我们感到被噪音折磨的时候，那个噪音有很大一部分实际上是在我们脑海中产生的——躁动不安的思绪或自说自话的独白，这些无休无止的杂音大部分时间构成了我们的意识。而且这种噪音总是与现代的所谓‘沟通手段’相关：网络、手机、谷歌眼镜……”

最危险的事情在于，越依赖手机或者电脑，我们直接获得的经验就越少。而技能来自练习和经验，我们越是不去提升技能，就越是依赖手机和电脑。这是一个依赖手机、失去天赋的恶性循环。

——科技作家**尼古拉斯·卡尔**说。在他看来，过于依赖计算机会阻碍人们深入思考，而这将带来海马体弱化的风险——有学者预测，在未来的20年里，阿尔茨海默症（即老年痴呆症）的发病年龄会越来越提前。卡尔将这种每个人都要通过电子屏幕才能管理的生活，称为“玻璃笼子”。

我眼中的中国或中国农村就像是一个开满鲜花的垃圾场。

——作家**阎连科**在接受采访时说，“你很难去表达那个垃圾场，理解那个垃圾场，而且，那个垃圾场充满生机。如果可能，每个人都更愿意‘眼不见心不烦’，每个人都愿意过那种‘世外桃源’的生活，可大多数人没有这种可能，条件不允许，那么，我想我们无妨一切都随意，顺其自然，无为而治，走哪儿算哪儿，走一步，算一步。”

记得多年前，一个朋友为我外婆拍了些照片，我看过大吃一惊。照片上外婆满面哀愁，显得脆弱、潦倒而无望。而我自己为外婆拍的照片里，她总是喜气洋洋，快乐光明。

——作家**李娟**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在她看来，作为旁观者介入他人的生活时，难免会造成某种“对立感”，外婆在别人镜头中的弱势形象，正是一种戒备和伪装的状态。李娟说：“这件事给我的启发是：想要获得真相，就得以公平的态度和情感与人相处。这很难做到。很多时候，我比这个朋友更加自以为是。”



不要把爱当成一种感觉，而是应该当成一种决心。

——儿童教育研究者**李跃儿**在墨卡托秋季沙龙上提到。在她看来，中国独生子女的问题非常突出：首先，孩子会觉得自己是宇宙之王，走到任何地方都需要全世界的人照顾他。一个4岁的孩子到了幼儿园，如果没人主动招呼他，就会非常伤心，第二天就拒绝再去；其次，这样的孩子很霸道，觉得处处都是自己的家，可以为所欲为；第三，我们的孩子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遇到事情都是等待别人帮他解决，甚至不会主动寻求帮助。这些都造成孩子们在社会上生存非常艰难。而且，当这些独生子女成为父母后，也产生了不能从灵魂深处懂得什么是孩子的问题。

在日本人的思维方法中，先验与经验，菊与刀之间是不存在缓冲地带的。他们信教，却没有西方概念中的上帝，即没有独一无二的“神”。他们真诚，却没有罪恶的概念；有同情心，却没有多少人性；有家族，但没有社会；有一个能带来保障却取消个性的严格的家族制度。总之，他们经常受互相对立的力量驱使，是经常试图同时向不同方向走的伟大而有干劲的民族。

——学者**约翰·托兰**在《日本帝国衰亡史》一书中提到。这本检视日本“二战”历史的书，曾经获得普利策奖。托兰认为：“在日本人的思维方法中，形而上学的直觉和动物本能的冲动是同时存在的。因此，哲学被兽化，兽性又被哲学化。”



声 音

干我们这行，不能太放松和随心所欲，也不应该完全阻挡内心的痛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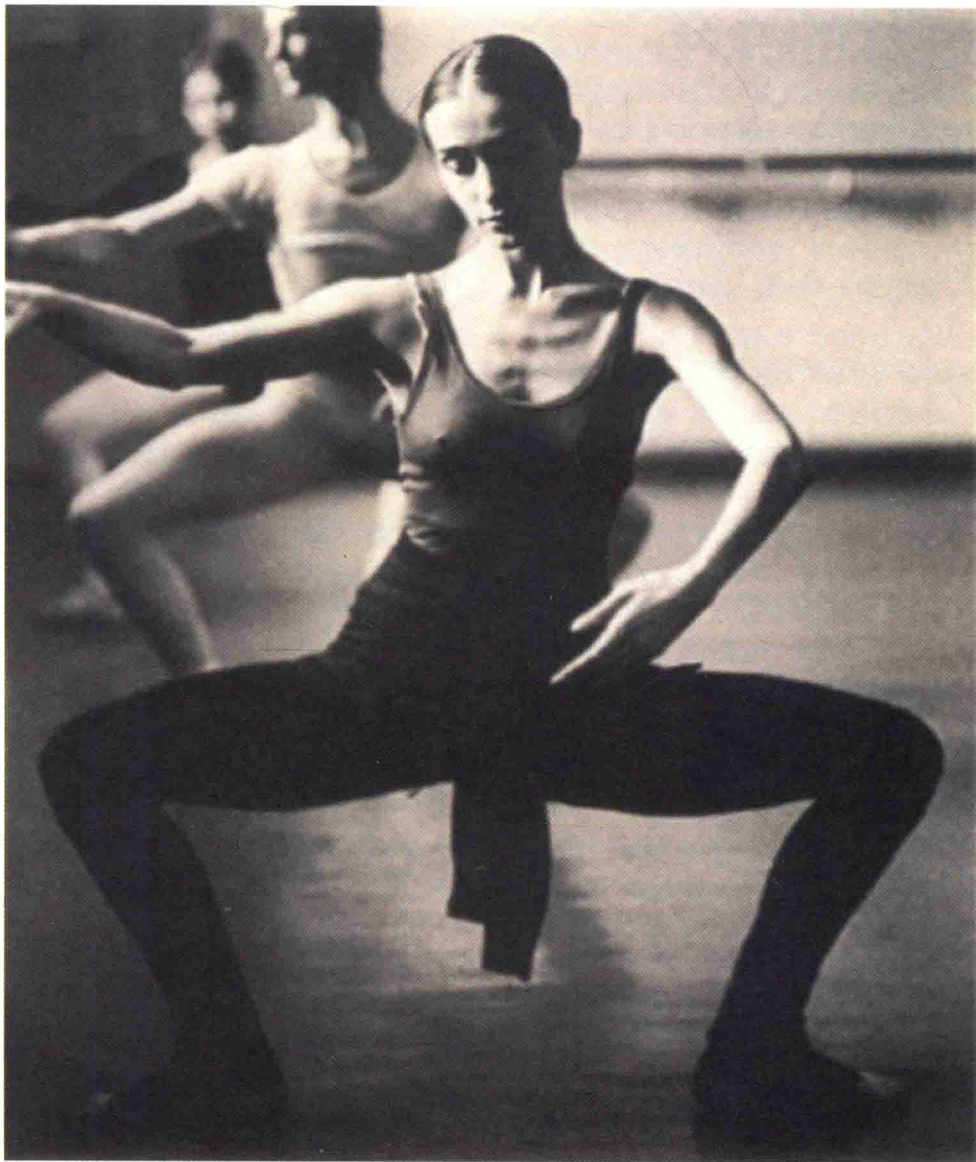
——**罗伯特·德尼罗**在给纽约大学艺术学院的学生做毕业演讲时说道。“会计专业的毕业生呢？他们都有工作？他们运用了理性、逻辑和常识得到了一份工作，满足了他们对成功与稳定的期望。艺术学院需要理性、逻辑和常识？你在说笑吧？……当谈到艺术的时候，激情应总是多过常识。”他鼓励年轻人去冒险，去倾听，并对失败保持平常心：“连我都多次被拒绝，你们害怕什么？”“在这个真实的世界，你是永远拿不到满分的。人生难免起起落落。”

现在这个社会就是留不住东西，全是盲目消费。我也不明白。好多人买东西的时候根本不知道自己到底需要什么，喜欢什么。别误会我，我不是说你不应该花钱，我是说你应该知道怎么去花钱。你需要一件好毛衣，而不是一下买6件。

——时装设计师**安德烈·科隆萨尔**评论道。

富有“人情味”的中国文化是一个照顾弱者的文化。自然，它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个体”的弱化。在这种情形下，中国人的“合群”，是基于一种内在的需要，而不是一种道德上的选择，因此也就很难说是比西方人更为“无私”，只能说是一种不同的需求。

——学者**孙隆基**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中写道。相比之下，“一般的美国人对个人能够支配的时间是很重视的，认为必须将它用在对个人有生产性的事情之上，至于过度地将自己浸溶在人际关系中，则往往被认为是没有生产性的。而且，一般美国人以不在感情上过分依赖别人为佳，因此不以‘落单’‘掉队’或‘脱离群众’为个人的悲剧。将另外一个撤下，也并不认为是不够朋友之举，只不过是让自己有更大的行动自由，也让对方有更大的行动自由……新教文化提倡的是个人得救，亦即认为每一个不同的个人都必须自寻最适合自己的得救之路，不能被世俗关系所连累”。



展现在眼前的东西如此之多，以至于没有什么东西留给想象了。有时候，似乎现代社会可能被它自己的丰饶所窒息，人类能力在数以万计让它可以闲置的发明中逐渐被削弱。

——G·J·戈逊 1894 年在伦敦所做的《给学生的首次年度演讲》中说，“那些沉浸在如此多的主题，以摘要和肤浅的形式收集信息的人丢失了坐下来做点儿真正的工作的习惯。朝生暮死的文学驱逐了当代和过去的经典著作……匆忙的阅读永远也不会是良好的阅读。”

如果时光能倒流，我特别想进入她的舞蹈团，她是一个不可思议、难以置信的人物，生猛。

——46 岁的演员凯特·布兰切特这样评价她所崇拜的德国舞蹈家皮娜·鲍什。在她看来，皮娜这样的人物彻底摒弃了自我意识。这也是她想要学习的，她总是尽可能地躲避明星身份带来的那些东西，也建议年轻的演员们不要玩社交媒体，因为社交媒体“制造了一种自我意识文化”。

奢侈的7年

摄影——弗兰齐斯卡·豪泽 文——杜一单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7年’。”弗兰齐斯卡·豪泽（Franziska Hauser）的一位老师曾这样对她说，“那7年里，你不想工作，也找不到目标，但在那过程中就慢慢长大了。”

“那时我很想问她：这7年结束后，你做了什么？听起来像小孩儿故意挑衅。于是我像个成年人一样认真思考了这个问题，试着猜测她可能的回答。我想她会表情严肃地告诉我：‘然后我就开始工作了。’”

很多年以后，弗兰齐斯卡才确定：她的“7年”是从那张女人拖着树根的照片开始的。

那是2003年，她去参加一位朋友的生日聚会，带着3岁的儿子在后院闲逛。德国4月的天气依然寒冷，满是尘埃，她一边走，一边拿相机寻找着自己想要的画面。

一个女人进入了取景框。她就住在附近，在邻居院子里发现了一个已经枯死的苹果树根，尽管大家都觉得它不可能活了，她还是打算把树根拖回自己的院子试试。弗兰齐斯卡随意拍下了她拖树根的样子。

刚从杂货铺取回照片时，这张照片的意义还没那么清晰。渐渐地，她发现这张照片框定了自己的视野。“那个女人拖着树根，艰难地走着，就像我在路上，寻找属于自己的地方。”

“你要寻找自己感兴趣的主题。”一位老师给过弗兰齐斯卡这样的告诫。但她知道自己缺乏这方面的能力，“我只是本能地喜欢创造优美的事物，拍下那些我想保留下来的东西”。

“16岁那年，我就想要孩子了。”弗兰齐斯卡说，“谢天谢地，事情没发展成那样。”

那时她觉得，只有有了孩子，她才能知道自己真正想做什么，以及哪些才是生活的重心。“但我错了。我24岁的时候，亨利出生了，我一边做舞台设计，一边学习摄影，还要做一个妻子和一个母亲。”但身份的复杂并未让她更理解自己。

为了更多地陪伴孩子，她放弃了工作，摄影也成了记录生活的方式。“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却没钱，只能带着孩子去我朋友家玩。”她笑着说，“即便在德国，逃火车票也不是很难。”

在乡下朋友家，弗兰齐斯卡喜欢跟着孩子们出去玩。“一片草地、一个水池就能满足他们简单的需求。我观察着他们的世界，想保护那个世界，留下那些珍贵的东西。慢慢地，我发觉孩子们就是我的主题。”

和孩子们在一起时，弗兰齐斯卡一直拿着相机。

弗兰齐斯卡的前夫这样评价这些照片：“画面的形态、色彩、滤镜效果和多重曝光都渗透着摄影师的渴望，对这种渴望比较恰当的描述是——童年的乌托邦。这个乌托邦式的意境存在于意识之下，就像回忆一样缥缈无形。小时候，我们都沉浸其中，然而不久之后，它便消失了。摄影师寻找着她心中的孩子，和她对视，并尝试把这个孩子带到画面中。”

弗兰齐斯卡出生在民主德国的一个犹太家庭。“整个家族80多个人，纳粹大屠杀之后只有6个人活了下来。祖父是个坚定的共产党员，很严厉，家里从来没人提过宗教的事，只有社会

主义。”她回忆道。

也许是这种压抑的氛围，让她学会了探索生活中的趣味。“我是三姐弟中的老大。”她说，“小时候，我是个安静而且专注的孩子，在家里甚至显得有些孤立。我喜欢观察一切事物，比如落在沙地上的树荫、天空和流水。我会仔细分辨郊外 100 万种不同的绿色，而且永远不会厌倦。”

尽管已进入不惑之年，弗兰齐斯卡偶尔还会觉得自己的行为像个孩子。“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拒绝长大，成年就意味着责任和严肃。其实我也担心自己看起来很蠢，别人会笑我。比如我坐在栏杆上拿着矿泉水瓶发呆，在地铁里绕着车厢中的扶手柱转圈，穿着特别艳丽的裙子，头发湿漉漉地就去了超市……小时候，做这些一点儿也不奇怪。”

慢慢地，给孩子们拍照似乎成了她自己成长的方式。她一边通过孩子们的视角观察事物，一边学着担负起让孩子们理解这个世界的责任。

“小的时候，大人们都会告诉孩子，等你长大了，你就可以改变世界。但我觉得，你首先要改变世界，才能在那个世界中长大。”弗兰齐斯卡说，“做一个成年人，就是要学会接受事物本来的样子，让一切井然有序，待在固定的地方。但我首先必须找到那个地方，才能去接受，不然就必须自己创造一个。”

为了让两个孩子能在这样一个“地方”成长，她试着改变他们生活的环境。虽然孩子们仍住在柏林市中心，但很多时候，他们都在大自然中充分享受着田园生活。

弗兰齐斯卡还会让他们尽可能多地接触复杂的事情，给他们观察这个世界的机会。当前夫向她坦白自己爱上了另一个女人时，她主动建议 3 个人坐下来谈谈。他们甚至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并试着和孩子们解释这一切。“我想，既然他能爱上这个女人，我一定也会喜欢她，事实也是如此。只是有一次，小女儿看见她爸爸和一个女性朋友吻别，生气地嚷嚷起来：‘爸爸，你已经有妈妈和乌尔丽克（前夫的女友）还不够吗？你不能再亲别的女人了！’”弗兰齐斯卡希望孩子们能学会接纳、忍耐，但内心又是绝对自由的。

时间在一张接一张的照片中流逝，她也亲眼看着孩子们的童年慢慢结束。

当孩子们还小的时候，给他们拍照很容易。“小孩子不会在乎相机，但是等他们到七八岁的时候，他们开始有了自己的世界，不愿让我打扰的世界。比如儿子，他就喜欢和朋友们一起运动，喜欢自己玩电脑。他们会介意你随时记录他们的样子，如果你真的想拍，他们就会提出要求，自己想摆什么姿势，想要什么样的照片。”

弗兰齐斯卡开始担心起来。“那时候，我能感觉到，这一切就要结束了，我就要偿还这奢侈的 7 年带给我的一切了。我的艺术家朋友们劝我，艺术也是工作。可我不这么认为。艺术不像在医院里看病那么复杂，艺术是无限接近简单的，就像吃饭、睡觉和性。我卖过纪念品，做过手工台灯，当过楼梯保洁工，还教过小孩儿防身术，但我还不想把艺术当作职业。”

于是，拍下那张女人拖着树根的照片 7 年之后，弗兰齐斯卡开始尝试写作。“我发现写作和摄影很像，都能用来表现我的想法。”弗兰齐斯卡说，“跟着孩子们探索世界让我保留了那些我珍视的品质。现在，他们好像也在告诉我，‘别只在我们这里找你想要的东西了，你应该去别的地方看看，去观察别的人也许能有新的发现’。”

她知道：“我必须放手让孩子们自己去了。而留在我这里的，是我的身体、我的作品以及我的照片。每次看到这些照片，我都很清楚地记得当时发生了什么。我会带着这些故事，就像那个拖着树根的女人，每隔 7 年，在一片新的土地上将它埋下。”

